

返祖的「枚」

不知何時，「一枚」席捲而來，風頭無兩。諸如「帥哥一枚」「野生小白一枚」「吃貨一枚」。「枚」本多用來形容細小之物，如一枚郵票、徽章、硬幣等。而今卻凌駕於人身上。這就天然帶着一絲自我矮化、自謙自嘲的意味，透着一股調侃、輕鬆、親近。

日語裏倒是有個形容帥哥的「二枚目」。舊時歌舞伎演出場所八塊看板來寫演員，第一塊是寫主角的，而第二塊通常寫英俊小生、顏值擔當，也就成了「二枚目」。但日語的「枚」用來作紙張、襯衫等纖薄之物的量詞，這裏用來形容看板，並非指人。

枚，本意是木條，用來延伸為計量數目的算籌，漸漸成了量詞。在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很長時間內，「枚」被廣泛使用，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萬能量詞「個」。古籍中就有「狗四枚」「小兒八九枚」。隋唐之後，「枚」逐步退居二線，不再那麼風光，已主要用在諸如「餅三枚」「一枚棋子」之類場景，與現代情況差不多。從這一點來說，如今「小仙女一枚」「橘貓一枚」的用法，堪稱文字史上的「返祖」了。

宋人莊綽在《雞肋編》裏描述靖康之變的慘慘：「荆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

兵荒馬亂，人成了肆意宰殺的「兩腳羊」。這個「枚」令人觸目驚心。估計作者當初下筆之時，亦頗費一番思量。活人是一個人，死人是一具屍體。但這「暴以為臘」的人又該如何稱呼？人又不同於動物，一口豬、一頭牛、一腔羊、一匹馬、一隻雞。大概沒有合適的量詞，姑且以曾經泛用的「枚」代之吧。同一個「枚」字，可以是卡哇伊，卻又能血淋淋。算是發一點和平與戰亂之慨吧。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一口入秋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這是古代文人的敏感和細膩文思。對於吃貨來說，未必有一葉知秋功夫，卻肯定有一口入秋的本事。秋風一起，朋友圈裏就開啟了「秋天的第一口……」造句大賽，秋天的第一口螃蟹、秋天的第一口柿子和秋天的第一口板栗……諸多美食紛紛登場。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是味蕾的節日。作為一個長居北方的南方人，我一直保留着秋天吃蟹的愛好，但真正讓我一口入秋的，是那些「熱零食」，這個詞是我生造出來的，指烘烤炒蒸熟之後吃的零食，比如糖炒栗子和烤红薯。栗子和红薯不算水果，但生吃甘甜爽脆，味道不比「水果」差，做熟了吃卻更香。

以我小時候的印象，栗子和红薯是秋冬季的專屬美食。必要等入秋後，家裏才會炒幾斤栗子或在炊後的灶灰裏煨烤幾個红薯、芋艿；若上街市去買，也得到秋寒漸起之時。如今是四季皆有的了，商場、超市、街邊的零食舖子，隨處可以買到。或因易得，似乎反不如以前招人稀罕，幾顆栗子、一塊红薯的幸福附加值也降低了。

給美食起名

一道叫「蛤蟆吐蜜」的小眾特色美食，燒餅出來後劃一道口，往「蛤蟆嘴」裏塞上紅豆餡料，吃起來香甜可口。

在河南，有一道家常名菜叫「螞蟻上樹」，它既沒有螞蟻，也沒有樹，而是用粉絲炒肉末，炒出來的肉末貼着粉絲，形似螞蟻爬在樹上。一道蒜薹炒五花肉的菜取名也很特別，名之為「棍打八戒」，其中「棍」是一根根蒜薹，「八戒」當然是五花肉。近年，有餐館還推出過年創意菜「蜂窩煤」，用黑糯米做成，服務員端上來時倒上酒精，點燃後火苗瞬間而起，寓意紅紅火火。

川菜有名目的菜品比較多。其中，

其實，新出鍋的炒栗子和剛出爐的烤红薯，必得配着微涼的秋風才能吃出好來。一口咬下去，果實的香甜和着爐火的熱氣，在嘴裏慢慢盪開來，充滿了整個口腔，你霎時感到：世界向你釋放了它所有的善意，而你也樂於接受這善意。億萬年來食物給人的踏實感在這一時刻變得無比真實。

決定食物吃法的最底層邏輯是節令。同一樣水果，春天吃其鮮嫩，夏天吃其脆涼，到了秋天，要的是溫糯。秋天吃梨子，生嚼寒齒嚙嘴，煮湯便可口些，又有潤肺化痰之功。一個大梨，切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名字，如四川有一種用麥芽糖、花生等製成的「狗屎糖」，青海有一種很有名氣的麵食叫「狗屎尿」，廣東有一種特色小吃叫「雞屎藤餅」，江蘇昆山有一種傳統糕點叫「襪底酥」，上海類似煎餅的一種有名小吃更是被叫作「包腳布」。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秋天的童話》

香港位於亞熱帶地區，雖說近年因為地球暖化而致天氣不穩定，但香港仍然是四季分明。春夏秋冬，予人不同的生活質感。我不相信星座命理，但曾聽說在什麼季節出生，便會連帶着有關季節的個性。我在夏季七月下旬出生，性格確實有點急躁和欠耐性；太太在春季二月出生，令我總覺如沐春風；兒子在十月下旬出生，我覺他秋高氣爽，樂天豁達。踏入十一月，正是較佳的秋天季節。

這令我想起香港電影《秋天的童話》。

早前周潤發（發哥）在韓國的釜山電影節獲頒「亞洲電影人獎」，實乃香港電影業的殊榮。然而，年輕時的發哥也曾做過「票房毒藥」，從電視台跳入電影圈初期參演的電影，口碑不及其拍攝劇集，票房更令投資者大跌眼鏡。直到發哥演出《英雄本色》，戴上黑眼鏡和身穿長褸的冷峻形象深受觀眾歡迎，持槍對戰的身手亦令人眼前一亮。發哥的演技出眾，其後接拍文藝電影又令人耳目一新。

一九八七年，我曾購票進電影院看過幾次《秋天的童話》。

美國紐約華埠的愛情故事，當時確令我輩年輕人看得如痴如醉。發哥飾演的餐館侍應，因為嗜賭而經常向人借錢，故此得到船頭尺——「度水」的外號。鍾楚紅飾演的從香港到紐約求學的十三妹，與船頭尺結下階級戀情，二人若即若離，似愛還無，最後無疾而終，但為了滿足觀眾的期望，船頭尺最終與十三妹在長島碼頭的餐廳重遇。現在看來，該故事真的有點偏離現實，但勝在演員出色，讓童話彌補觀眾的渴求。發哥自此演繹不同角色都得心應手，在影圈大放異彩，時至今日，仍然是觀眾的

至愛演員。秋天其實甚為短暫，不為意地容易令人錯過。從炎熱的夏天至到淒冷的冬天，秋天是一個過渡期，人們更應好好珍惜。不用再期望童話，更應掌握當下的真實，享受轉瞬即逝的秋天。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鋼琴之王」的旅意歲月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日是匈牙利「鋼琴之王」弗朗茨·李斯特誕辰二百一十二周年。本周推薦一張法國鋼琴家帕斯卡·羅傑獨奏演繹李斯特著名的《旅行歲月——意大利遊記》。專輯由DECCA唱片公司於一九八一年灌錄並發行，收錄了這套鋼琴曲中七首中的六首，包括《婚禮》、《沉思的人》、《薩爾瓦托·羅薩的小調》、兩首彼得拉克十四行詩的印象和《但丁讀後感》。封面選擇的是十九世紀奧地利畫家約瑟夫·湯豪塞最著名的浪漫主義名作《李斯特在鋼琴前的幻想》局部。

畫作由鋼琴製造大師格拉德·格拉夫先生委託湯豪塞創作。當時正值李斯特席捲歐洲的巡迴巔峰期，畫家所表現的是一幅他腦海中想像的「鋼琴之王」日常沙龍，畫中大腕雲集，眾星捧月般圍在鋼琴前忘我彈奏的李斯特左右。他身旁並肩站着兩位男子，體態微胖的是其好友意大利作曲家羅西尼；他右手攙着的那位身材消瘦的黑衣男子則是對李斯特演奏風格帶有深遠影響的偶像，另一位意大利人「魔鬼小提琴家」尼克洛·帕格尼尼。跪坐在李斯特腳旁倚靠鋼琴的婦人是他的情人瑪麗，達古伯爵夫人，

而位於「鋼琴之王」正後方靠在沙發上半掩紅袍、女扮男裝手夾香煙的中性女子是當時巴黎的著名女小說家喬治·桑。左手搭在她沙發靠背上的男子被認為是浪漫主義樂派的領軍人物赫克托·柏連茲。

在李斯特彈奏的格拉夫鋼琴前擺着「樂聖」貝多芬的大理石頭像台雕，鑒於貝多芬被廣泛認為開啟浪漫主義樂派先河的古典音樂巨匠，湯豪塞因此意味深長地描繪出李斯特在演奏中目光凝視貝多芬像的瞬間，似乎



在向前輩致敬。羅西尼和帕格尼尼身後牆上懸掛的十九世紀英國詩人拜倫肖像，更讓畫面充斥着浪漫主義情懷。

「碟中畫」《旅行歲月——意大利遊記》/《李斯特在鋼琴前的幻想》。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瀋陽西塔，是真的火了。到什麼程度？在「五一」、「十一」等假期屢屢成為熱門目的地，接待遊客量、旅遊收入多次創新高。就連我一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也難料想，會有這樣一天，人們從全國各地直奔一個東北老城，然後走向一個更神秘的地方——傳說中的「魔力西塔」。

瀋陽西塔，是真的火了。到什麼程度？在「五一」、「十一」等假期屢屢成為熱門目的地，接待遊客量、旅遊收入多次創新高。就連我一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也難料想，會有這樣一天，人們從全國各地直奔一個東北老城，然後走向一個更神秘的地方——傳說中的「魔力西塔」。

很多人知道西塔，是從這些年的社交媒體上，「全球第二大朝鮮族風情街」「北方小首爾」不絕於耳。但作為一個擁有百餘年歷史的地方，說一片西塔街、半部變遷史也不為過。從清太祖努爾哈齊遷都瀋陽開始，這個城市也有了更多名字，清太宗太極將它尊為「盛京」，而盛京城的結構就是一宮、四塔、七寺，除瀋陽故宮外，在城區的東南西北四個角上，分別建有四座相同樣式的白色寶瓶喇嘛塔，有塔必有寺，西塔延壽寺就在其中。不過這些古蹟現今所剩無幾，我們看到的西塔，也是重新復原後的樣貌。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劉公島行記

秋日的劉公島，天高雲淡，清風徐徐，白楊樹高大挺拔，黃燦燦的葉子隨風搖曳，偶爾掉落下來，在天地之間平添一份靈動。我俯身拾起一枚細聞，絲絲清香雅淡沁入心脾，這如許一葉，又是凝聚了多少陽光和風雨啊。

我首先來到劉公島最東端的東泓炮台。東泓炮台分上下兩部分：陳列於山頂的平射炮、速射炮、行營炮十四門，雖已鏽跡斑斑，但沉默威嚴，無聲地講述着當年北洋水師在武器裝備上的謀略和眼光；地道和兵舍依山而建，隱蔽堅固，入內行深，將士們在其中研討戰事、隨機應變等情景一一再現。兵舍前，草坪綠意盎然，有喜鵲跳躍其間。

東泓炮台西側，是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它講述着甲午海戰對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影響，似展開凝重的歷史書卷：「甲午戰前的中國和日本」，清政府的昏庸無能、特別是慈禧挪用軍事經費修建頤和園祝壽，令我暗暗地攥緊拳頭；「甲午戰爭」「深淵與

抗爭」，則把人帶到了那硝煙瀰漫、炮聲隆隆的大海之上，愛國將士奮勇作戰，鄧世昌與致遠艦上二百五十多名將士英勇殉國，壓抑、感動、懷念齊齊湧上心頭，令我思維難平，眼角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百年前發生在劉公島上的悲劇，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落後就要捱打，強盛才能自立，以古鑒今，我輩豈能不銘記歷史、警鐘長鳴、加倍努力。

下島前，我專門到海軍公所拜謁丁汝昌像。這位花甲老將，置個人生死榮辱於度外，力主抗敵，絕不動搖。「敢誇砥柱作中流」，這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豪邁。耳邊響起魯迅熟悉的聲音：「我們從古以來，就有硬頸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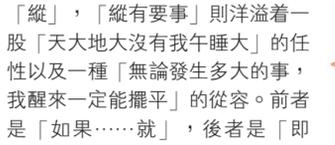
負喧集 趙陽

告別讀者

有要事，醒再議

在淘寶上閒逛，忽然被一張圖片吸引：圖片上是一張薄毯，上寫着幾個蒼勁有力大字「有要事，醒來再議」。看排版應該是上下兩行各有四個字，但在縮略圖中第一行第一個字剛好看不到。第一反應腦補是個「如」字：「如有要事，醒來再議」。雖然在香港的職場環境中，午睡幾乎是一個只存在於傳說中的事物。但這個被標註為「午睡毯」的商品，在香港眾多凍如雪櫃的辦公大樓中，倒也相當實用。

點開商品詳情，此前缺失的第一個字映入眼簾——「縱」：「縱有要事，醒來再議」。一字之差，感覺完全不同。平心而論，如果沒有比較，單看「如有要事，醒來再議」，已經有一種能拖就拖的懶惰之情，但若是將「如」改成「縱」，「縱有要事」則洋溢着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